

曾文正公家書

下

曾文正公家書

第二冊



曾文正公家書卷七

咸豐十年六月初十日

沅弟左右、出隊以誘百姓、收獲甚好、與吉安散餅半程、用意相似、吾輩不幸生當亂世、又不幸而帶兵、日以殺
人為事、可為寒心、惟時存一愛民之心、庶幾留心、以飯子孫耳、與湖南之哨官楊光宗、頭髮橫而髯、吾早慮
其不馴、楊與南不善看人、又不善辦事、弟若有不妥叶之意、即飭令仍回兄處、兄另撥一營與弟接、可耳、吾於
初十日至勝口、十一日挺行六十里、趕至祁門縣、十二日、先太夫人忌辰、不欲紛紛迎接、應酬也、軍國府一軍
緊急之至、吾不能撥兵往援、而擬少請之以餉、亦地主之道耳、

六月十九日

沅弟左右、十八日專丁到、接十五信、得知一切應復之作、條列其左、

一、陳米千餘石、如不可吃、不必強各營領之、凡糧草事件、弟皆自行當家、不必一一請示、或有疑義、就近與希庵
為之、渠閱歷頗久、思力沈著、與弟可互相切喏、互相資益也、

一、楊光宗業已斥革、遞解此後、應稍安靜、兵既難得力、可飭令楊鎮南招募馬勇、其兵丁每出十缺、馬缺一、即
飭令仍回渡關山營盤、全於辦馬隊、不惜重本、志在辦成一軍、若操練半年、仍不得力、則浪費過甚、不如趁早改



兵爲勇、陸續更換、

一、雪琴、釐金之事、概仍八九等年之舊、絲毫不改、斷不至擊雪之肘、牙齦既由我處作主、輔亦不致難爲雪也、未一、備概以大度容之、不另復奏、

六月二十二日

沅弟左右、希厚、雪三人皆主上城合圍之說、自應及時興辦、正東自車徑渡至章家店、地勢遼闊、聚用馬之地、弟慮兵力本單、老營勁營尤少、兄不甚放心、然此時桐城有兵、霍陽有兵、青草壩有兵、若不趁此合圍、則天下更無可辦之事矣、餉兵不甚可恃、然不能不冒險一辦、辦成之後、則不險矣、土功太大大、太難、恐勇固有不敷、可商之、莫善徵、雇民夫、其始略用、謂道、其後日日給價、民間亦必悅服、多用銀數千兩、兄必辦辦不惜也、盛暑興工、宜以早夜爲之、午未申三時、均宜停止、黃南坡籌餉事、已發札矣、茲將意城所擬札稿寄閱、東流周萬倬一營、不須兄札、或厚庵札、或弟札、朝發則夕至矣、曾得勝、賈右營、在建德、善欽堂、處防池州、張家灘一路之賊、吾飭曾營、紮建城東、以當頭敵、目下實難抽調、當另設法、

六月二十七日

季弟左右、頃接沅弟信、知弟接行知、以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不勝欣慰、官階初晉、雖不足爲吾季榮、惟弟此次、出山行事、則不激不隨、處位則可高可卑、上下大小、無人不翕然悅服、因而凡事皆不拂意、而官階亦由之而晉、

或者前數年、抑寒之氣至、是將暢然大舒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我弟若常常履信思順、如此名位豈可限量、吾湖南近日風氣蒸蒸日上、凡在行間、人人講求將略、講求品行、並講求學術、弟與沉弟既在行間、豈以講求將略爲第一義、點名看提等相後之事、必躬親之、練膽料敵等精微之事、必苦思之、品學二者、亦宜以餘力自勵、日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後世即推爲天下罕見之人矣、弟豈不欣然哉、沉弟以陳朱發民夫挑、極好極好、此等事、弟等儘可作主、兄不吝也、

六月二十八日

沉弟左右、探報聞悉、此路並無步履、即山東流建德驛夫送禮、建德令已死代理者新到、故文遲遲延、弟以後要事須專勇送來、三日可到、或逢三八、專人來一次、每月六次、其不要緊者、又由驛發來、則兄弟之消息尤常通矣、文輔雖辦金甚好、現在江西釐務、經手者皆不免官氣太重、此外則不知誰何之人、如輔辦者、能多得幾人、則釐務必有起色、吾批二寸詳文云、須冗員少、而能事者多、人款多、而坐支者少、又批云、除官氣、嚴裁浮費、弟須囑輔辦二語、無官氣、有條理、守此行之、雖至封疆、不可改也、有似輔辦其人者、弟多薦幾人更好、甲三啓行時、溫弟婦甚好、此後來之變態也、

七月初三日

沉弟左右、專丁到接二十八夜緘、具悉一切、東流在江邊、周萬倬一營駐焉、向歸厚庵調遣建德、在山內去江五

十里營、欽堂全軍駐焉。向歸江西調遣，曾得勝者，普部九營中之一營也。池州賊來，東流則畏水師，若至建德，並不與水師相干。全調普軍則可，專調曾營則不可。弟屢指調該營，似不甚當。於事理，兄曰：「實無以應弟之請。」亮之長濠，用民夫，斷非陳米千石所可了，必須費銀數千。此等大處，兄卻不肯吝惜。有人言：「莫善微聲名，賴藉既醅，且宜弟細細查明，凡從民以爲民，設官亦爲民也。官不愛民，余所痛憾。」甯國尚未解圍，則賊將以大隊教安慶，南岸似可漸鬆。南坡信大有可探，此人真有幹濟之才，可敬可敬。

七月初八日

沅弟左右：輔帥而外，又薦意柳南二人甚好。柳南之篤情，余深知之。意卿亮亦不凡。余告該輔觀人之法，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爲主。又囑其求調帥左部，及沅薦人以援。兩弟如有所見，隨時推薦，將其人長處短處一一告知阿兄，或告筱蓀，尤以習勞苦爲辦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勞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季弟言出色之人，斷非有心所能做得，此語確不可易。名位大小，萬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將帥之調士，不能如此立言耳。季弟天分絕高，見道甚早，可喜可愛。然辦理營中小事，教訓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設衆。訓帥先幾陳以釋衆疑之說，亦有附來余處矣。昨奉六月二十四日諭旨，實授兩江督篆授。欽差大臣、恩眷方渥，儘可不必陳明所慮者，蘇常漕揭無一校勁兵前往，位高非福，恐徒爲物議之張本耳。余好出汗，沅弟亦好出汗，似不宜過勞。

七月十二日

沅弟左右、兄膺此鉅任、深以爲懼、若如陸何二公之前轍、則詎我父母、羞辱、卽兄弟子姪、亦將爲人所侮、禍福倚伏之幾、竟不知何者爲可喜也、默觀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撫將帥、天下似無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對字報吾君、以愛民二字報吾親才、識平常、斷難立功、但守一勤字、終日勞苦、以少分宵旰之憂、行軍本擾民之事、但刻刻存愛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積累、自我一人耗盡、此兄之所自矢者、不知兩弟以爲然否、願我兩弟亦常常存此念也、沅弟多置好官、遴選將才二語、極爲扼要、然好人實難多得、弟爲留心采訪、凡有一長一技者、兄斷不敢輕視、謝恩摺今日拜發、寧國日內無信、聞池州楊七麻子將往攻甯、可危之至、

七月十五日

沅弟左右、浮橋辦齊、長濠已有八九分工程、甚好甚慰、從此援賊雖至、吾弟必足以禦之、馮事兄處辦法與劉帥不謀而合、茲將一批一告示鈔付弟覽、翁中丞處復信甚妥、弟意疏疏落落、亦極是、弟總認定是湖北之委員、以宮胡兩帥爲上司、諸事稟命而行、此外一概疏疏落落、希庵於此等處界限極清、人頗嫌其疏冷、然不輕進人、卽異日不輕退人之本、不妄親人、卽異日不妄疏人之本、處弟之位、行希之法、似尙妥叶、與翁稿與毓稿均近、日修辭工夫亦進、懋喜懋喜、焦君譜序、八九月必報命、院關須弟懇稿、而兄改之、弟切莫咎兄之略也、

八月初七日

沅弟左右、接專丁來信、下游之賊、漸漸蠢動、九月當有大仗、聞此、賊憤技、好於營盤遠處包圍、斷我糧道、弟處有水師接濟、或可無礙、不知多李二營何如、有米有柴、可濟十日半月否、賊雖多善戰者、究不甚多、糧或可禦之、弟既挖長壕、切不可過濫打仗、勝則不能多殺賊、挫則不能收隊也、營中柴向多否、煤已開出否、紅單船下去後、吾擬札陳、飭仙辦大通靈金、以便弟就近積查、聞該處每月可二萬餘串也、魏柳南宜辦盤乎、宜作吏乎、弟密告我、潘意卿何時可到、此間需才極急、浙事岌岌、請授之書、如麻、次青今日到祁門、其部下十四五可到、季弟所言、諸枉貽悉、定當一一錯之、不姑息也、

九月初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接弟信、知家中收成已畢、五十姪女漸次痊愈、至以爲慰、此間近日殊多失意之事、青十九日、叢山關敗後、廿四平江六營、與河溪禮字等四營大敗、賊匪圍城、次青堅守一日一夜、至廿五日申刻、破城、平江勇自南門走出、次青聞亦已出城、至今八日、尚未接其來信、而其胞姪長弟、皆堅言其無恙、不知究竟如何、廿八日賊破休甯、且下皖南、僅存祁門、婺源、黟縣、及東流、績德而已、聞賊已分大半由嚴州入浙、而自婺源入江之路、亦不可不防、現調饒軍紮漁亭、凱章、繁縣、均去老營不過六十里、軍勢已穩、人心已定、牧雲與甲三、初一日由祁門赴安慶、大約十月底可歸也、希庭初四日到祁門、帶四營遠來救援、不久仍當回巢耳、余身體平安、目光日昏、精神亦日見日老、深懼無以符此本任、

九月初七日

沅弟左右、徽州休甯之賊、日內尚未動作、飽張兩軍、日內亦休息未進、祁門黟縣等處、漸有買米鹽者、希庵所帶四營、暨令紫去祁六十里之縣口地方、西路之賊、穿建德祁門中間而走、景德鎮即去年沅弟破景德鎮賊之出路也、次書廿五日城破走出、廿六夜在街口所發信、初六夜乃接到廿五夜所奉寄諭、初六日乃恭摺復奏、茲鈔去一閱、不知皇上果派國藩北上、抑繁派潤帥北上、如繁派我北上、沅弟即同去否、爲平世之官、則兄弟同省、必須迴避、爲勤王之兵、則兄弟同行、愈覺體面、望沅弟即日定計、復書告我、無論或派我或派潤帥、皆須帶萬人、以行皖北、皖南兩岸局勢、必大爲抽動、請弟將如何抽法、如何布置、開單見告、一切智慮、毋安排、自有成竹、一經奉旨、旬日即可成行、兩弟以爲何如、

九月十四日

沅弟左右、安慶決計不撤圍、江西決計宜保守、此外或棄或取、或抽或補、合衆人之心思、共謀之、北援不必多兵、但即吾與潤帥二人中、有一人遠赴行在、奔問官守、則君臣之義、明將帥之職、著有濟無濟、聽之可也、

九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接來緘、知營牆及前後壕皆倒、良深焦灼、然亦恐是挖壕時不甚得法、若客土覆壕、則壕雨大不至仍倒入壕內、庶稍易整理、至牆子則無不倒坍、不僅安慶耳、徽州之賊、竄浙者、十之六七存、府城及休寧者、聞不

過數千人、不知確否、連日雨大、泥深、地濕、不能進、勦深爲可惜、季高尙在樂平、余深恐賊竄入江西腹地、商之高、無遽入皖、季高亦以雨泥不能速進也、潤帥謀皖已大半年、一切均有成竹、而臨事復派人救援、六安與吾及希庵等之初議、全不符合、鎗法忙亂、而弟與希庵皆有驕矜之氣、茲爲可慮、希庵論事最爲穩妥、如潤帥有法、稍亂之時、弟與希庵陳而切諫之、弟與希之於氣、則彼此互規之、北岸當安然如泰山矣、

九月二十三日

沅弟左右、接僞文二件、知安慶之賊、望援孔切、只要桐城青草塢能少堅定、自有可破之理、次、青十六日回祁、與余相見一次、聞其精神尙好、志氣尤壯、將來或可有爲、然實非帶勇之才、弟軍中諸將有驕氣否、弟日內默傲氣少乎、得幾分否、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吾因軍事而推凡事皆然、願與諸弟交勉之、此次微賊竄浙、若浙中失守、則不能免於吳越之痛、罵然吾但從傲惰二字痛下工夫、不問人之罵與否也、

九月二十四日

沅弟左右、沅弟以我切責之、絨痛、自引咎懼、蹈危機、而思自進於謹言慎行之路、能如是、弟終身載福之道、吾家之幸也、季弟信亦平和溫雅、遠勝往年、傲岸氣象、吾於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進京、散館、十月二十、早侍祖父星岡公於階前、請曰、此次進京、求公教訓、星岡公曰、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

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傲更好全了遺訓不違至今尙如耳提面命今吾謹述此語誡兩弟總以除傲字爲第一義唐虞之惡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紂之無道曰強足以挂諫辨足以飾非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卽力戒惰字以儆無恆之弊近來又力戒傲字昨日徽州未敗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見既敗之後余益加猛省大約軍事之敗非傲卽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敗非傲卽惰二者必居其一余於初六日所發之摺十月初可奉諭旨若奉旨派出十日卽須成行兄弟遠別未知相見何日惟願兩弟戒此二字並戒各後輩常守家規則余心大慰耳

十月初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八月廿四發去之信至今未接覆信不知弟在縣已回家否余所改書院圖已接到否圖係就九弟原稿改正中間添一花園以厚陶係點文章一箇板板也余所改規模大崇闕當此大亂之世興造過於壯麗殊非所宜恐劫數或有他慮弟與邑中諸位賢紳熟商去年沅弟起屋太大全至今以爲隱慮此事又繁沅弟與弟作主不可不慎於始弟向來於盈虛消長之機頗知留心此事亦當三思至囑至囑鮑張廿六進兵廿九日獲一勝仗日內圍紮休寧城外祁門老營安穩余身體亦好惟京城信息甚壞皖南軍務無起色且愧且憤家事有弟照料其可放心但恐黃金堂買田起屋以重余之罪戾則寸心大爲不安耳

全日

沅弟左右、日內不知北岸賊情何如、至爲系念、季弟賜紀澤途費太多、余給以二百金、實不爲少、余在京十四、從未得人二百金之贈、余亦未嘗以此數贈人、雖由余交游太寡、而物力艱難、亦可概見、余家後輩子弟、全未過艱苦、模樣眼孔大口氣、大呼奴喝婢、習慣自然、驕傲之氣、入於膏肓、而不自覺、吾深以爲慮、前函以做字箴兩弟、兩弟猶能自惕、若以做字誥誡子姪、則全然不解、蓋自出世以來、祇做過大、並未做過小、故一切茫然、不兩弟做過小吃過苦也、

十月初五日

沅弟左右、初四日接奉二十日寄諭、夷務和議已成、鮑軍可不北上、九月初六日請派帶兵入衛一疏、殆必不准、從此可一意圖東南之事、安慶所挑余親兵兩哨、若悉繫上選、恐狗賊來援、打仗又少些好手、弟細心斟酌、待擊退狗援後、再令兩哨南渡、亦無不可、余前廿八日一緘、謂不須挑人來安、是恐安慶挑出好手、難當大也、此次商令緩來、則專爲恐扯薄安慶起見、弟細酌之、賊若有大股從練潭來、集賢關弟軍足支持二三日否、言萬語都不要緊、惟此是性命關頭、次青以不能戰守、身敗名裂、弟所爭者在能守與否、若能安住四五日、則庵之援兵必至矣、專意待希之救、萬一希被桐城等處之賊牽制、不能援、懷亦事勢之有時、有弟此刻與諸將定、預爲守營五日、晝夜不息之計、賊初來之日、不必出隊與戰、但在營內靜看看、其強弱虛實、看得千準萬準、打則出營打仗、不可打則始終堅守、營盤或有幾分把握、聞迪庵於六年八月、在武昌擊石逆援賊、卽堅守靜

之法每日黎明賊來撲營堅守不動直至申酉間始出擊之故無日不勝希庵新授皖臬莫令當撤委令希查辦弟詳復之件儘可呈上而莫之劾否不係乎此

十月二十日

沉弟左右接信知北岸日內尙未開仗此間鮑張於十五日獲勝破萬安街賊巢十七日獲勝破休寧東門外一壘鮑軍亦受傷百餘人正在攻勦得手之際不料十九日未刻石埭之賊破羊棧嶺而入新嶺桐林嶺同時被破張軍前後受敵全局大震比之徽州之失更有甚焉余於十一日親登羊棧嶺爲大霧所迷目無所睹十二日登桐林嶺爲大雪所阻今失事恰在此二嶺豈果有天意哉日下張軍最可危慮其次則祁門老營距賊僅八十里朝發夕至毫無遮阻現講求守壘之法賊來前堅守以待援師倘有疏虞則志有素定斷不臨難苟免回首生靈五十餘學問未成尙有遺憾外餘差可免於大戾賢弟教訓後輩子弟總以勤苦爲體謙遜爲用以藥佚驕之習餘無他囑

十月二十四日

潛侯四弟左右此間於十九日忽被大股賊匪竄入羊棧嶺去祁門老營僅六十里人心大震幸鮑張兩軍於廿一日大戰獲勝克復黟縣追賊出嶺轉危爲安此次之險倍於八月初廿五徽州失守時也現賊中僞侍王李世賢僞忠王李秀成僞輔王楊雄清皆在徽境與兄作對僞英王陳玉成在安慶境與多禮沉季作對軍事之能否古

持總在十月十一月內見大分曉甲三月初六至武穴此時計將抵家余在外無他慮怕子姪習於驕奢佚二字家敗離不得箇奢字人敗離不得箇逸字討人嫌離不得箇驕字弟切戒之

十一月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日內皖南局勢大變初一日德興失守初三婺源失守均經左季翁一軍克復初四日建德失守而余與安慶通信之路斷矣十二日浮梁失守而祁門糧米必經之路斷矣現調鮑鎮六千人攻浮梁唐三千人攻建德若不得手則餉道一斷萬事瓦裂殊可危慮余忝竊高位又竊虛名生死之際坦然怡然惟部下兵勇四五萬人若因餉道斷而敗亦殊不忍坐視而不爲之所家中萬事余俱放心惟子姪須教一勤字謙字驕者驕之反也勤者佚之反也驕奢淫佚四字惟首尾二字尤宜切戒至諸弟中外家居之法則則以考寶早掃書蔬魚豬八字爲本千萬勿忘

十一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專丁至接十五日來信知前有四次專人均未到也此次賊圍祁門分三大支西支破建德以入鄱陽東支破江灣及上溪兩營盤以入婺源北支破羊棧各嶺以圖黟縣三支之中以建德一股爲最鉅除守建德之賊二萬餘人外又分爲三支一支竄浮梁景德鎮一支竄鄱陽都昌一支竄彭澤湖口目下守建德一股已被唐桂生攻破竄浮梁一股被左軍小加懲創(十四日殺賊百餘人)亦未得還鄱陽一股擬分總軍會同左軍剿之

寬彭澤一腹、不知雪琴能守住湖口無恙否、若湖口幸得保全無恙、則西支之分爲四股者、或漸足以禦之、賊之全神全力本在西支、西支如不得逞、則賊氣少沮、賊志少衰、北支之犯羊棧者、十八日凱軍得小勝、仗廿日鮑軍得大勝、仗攻破賊壘、驅賊出嶺、聞殺賊三四千人、經此大創、北支似亦不得逞、惟東支若由婺源以犯樂平、直入江西腹地、刻無兵力足以制之、實深焦灼、北岸狗逆未大受懲、不久又有大舉、不特希庵不可分兵來南岸、卽章部亦不可輕動、總須以全力謀懷桐也、

十二月初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自十一月來、奇險萬狀、風波迭起、文報不通者五日、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自十七日唐桂生克復建德、而皖北沅季之文報始通、自鮑鎮廿八日至景德鎮、賊退九十里、而江西饒州之餉道始通、若左鮑二公能將浮梁鄱陽等處之賊逐出江西境外、仍從建德竄出、則風波漸平、而祁門可慶安穩矣、余身體平安、此一月之驚恐危急、實較之八月徽甯失守時險難數倍、余近年在外、聞心無愧死生禍福不甚介意、接到英法米各國通商條款、大局已壞、令人心灰、茲付回二本、與弟一閱、時事日非、吾家子姪輩總以謙勤二字爲主、戒傲戒驕、保家之道也、

十二月十六日

沅季弟左右、桃陽塲工未成、亦屬意中之事、不必焦灼、大匠隱深古、人所謂江深五里、澤深十里也、兩岸支河入江、

者極淺極高、夏月江漲則支河更高、倒灌各小河之內、冬月江涸落至二三丈不等、小河之水入日時小水高而江水低如二三丈之懸崖、甚至江船不能入小河、小河之船不能出江、以其大陡峻也、今年江水不甚涸、饒陽河之水至今尚不能行舟、卽是極好之事、日下又連日霖雨、或者饒陽之水竟至年底不枯、亦未可知、此是弟之運氣頗好、不然則十月枯涸久矣、至塞壩工程、非絕大才調不能、不知弟所用者何人、余屢次寫信、均言未能築成者、蓋目中未見有此大才之人也、章軍日內平安否、分餘庵數營赴饒陽助章防守、事儘可行、公牘嫌其太多、余已親筆致緘於餘庵矣、第調東流之兵助守饒陽、則可、調湖口之兵助守饒陽、則不可以、賊蹤距湖口城尚不過三四十里、難遽鬆勁也、調陳軍助守饒陽、則可、調陳軍助圍安慶、則不可、平日未經弟訓練、有素臨危急之際、必不聽令也、弟此次撥營赴饒陽、赴鮑家冲、余覺主意不甚老靠、蓋撥去未必有益、收回則頗有損、收回鮑家冲二營、則反以長賊之饒、收回權陽一營、則反以滅章之勢、然大敵將至、總以早早收回爲是、養足勢力、堅守前後兩濠、意不旁注、神不外散、或有濟乎、左鮑二公十三日尚未開仗、黃文金極善、張大威勢而黨羽善戰者少、或足禦之、僞忠王李秀成於廿八日圍玉山縣、攻撲八日、城中王德榜顧文彩善於防守、初五日解圍去矣、祁門四面各百里內、日內平安、弟可轉告調帥及希禮厚雪諸公、雲仙之處、總渠自爲主當、今之世處未必非禍、出未必非禍、從嚴公赴豫、恐不相安、雲公根器厚而才短、與嚴未必鍼芥耳、

十二月二十日

沅弟左右十九日專弁二人至接兩弟來信另一片信所關甚大。方此軍初至東流衆口交謗之時等閒即有信來言其勇不可恃沅弟平日曾言造謠者須下一層好其理至精將來恐須全行遣散另招二千人耳。次青事須渠來營一次乃能定案。今天下雖已大亂而法律不可全廢如普不重懲卽無以服江楚軍民之心。重懲普而不薄懲卽無以服徽人亦無以服普之心。澄弟之病據來信已愈且言宜服清潤之品不宜補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十六日接弟手書具悉弟病日就痊愈至慰至幸惟弟服藥過多又堅囑澤兒請醫守治余頗不以為然。吾祖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必能一一記憶今我輩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紹家風。今年做道場二次禱祀之事聞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節已失家風矣。買地至數千金之多是不信地仙一節又與家風相背。至醫藥則合家大小老幼幾於無人不藥無藥不貴迨至補藥吃出毛病則又服涼藥以攻伐之陽藥吃出毛病則又服陰藥以清潤之展轉差誤不至大病大弱不止弟今年春間多服補劑夏末多服涼劑冬間又多服清潤之劑余意欲勸弟少停藥物專用飲食調養澤兒雖體弱而保養之法亦惟在慎飲食節嗜欲斷不在多服藥也。洪家地契洪秋浦未到場押字將來恐仍有口舌地仙僧巫二者弟向來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為習俗所移以後尙祈卓識堅定略存祖父家風爲要。天下猶地信僧之人曾見有一家不敢者乎。北來公屋余無銀可捐己亥冬余登山踏勘覺其渺茫也。